

440631



劉胡蘭

話劇

854.6
268

刘 胡

八 場 話 剧

楊 威 郭 健 孙 伟 方 彦 編 剧

楊 威 郭 健 执 笔



SEU 0691944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北 京

封面設計：叶然

刘 胡 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881 字数64,000 印张 $3\frac{5}{8}$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4

196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定价(4)0.35元

內 容 說 明

本剧写的是刘胡兰烈士生前的一段革命斗争史实。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刘胡兰在她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支前、劳军工作和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国民党开始了解放区的大进攻。我军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将主力部队暂时从文水等地撤走。刘胡兰奉命转移上山，但在途中被敌冲散，乃返回本村。在上级领导下，她和革命群众一起，不顾一切困难，在村里坚持了英勇的对敌斗争。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胡兰不幸被捕，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人 物

刘胡兰——十七岁，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王照芳——四十岁，原为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村
长兼村支部书记，后为区委组织委员，武工队长。

石三槐——五十多岁，云周西村公人。

石羊六——二十五岁，云周西村民兵队长。

玉 仙——十八岁。

春 花——十九岁。

胡文秀——三十七岁，刘胡兰的母亲。

奶 奶——六十岁，刘胡兰的奶奶。

爱兰子——十一岁，刘胡兰的妹妹。

刘 锁——五十多岁，长工。

占 元——三十岁，云周西村民兵。

占元嫂——三十岁，占元妻。

全 福——五十多岁。

全福大娘——五十来岁，全福妻。

春花妈——四十多岁，春花的母亲。

霍玉兰——外村干部。

张宝成——外村干部。

干部乙。

小 刘——通讯员。

武工队员若干。

群众若干。

石五则——四十岁，云周西村农会秘书，叛徒。

石廷璞——五十多岁，云周西村地主。

二寡妇——三十九岁，云周西村地主。

石大成——三十多岁，云周西村伪村长。

大胡子——四十一岁，閻匪軍特派員。

复仇队队员甲、乙、丙、丁。

匪排长。

匪班长。

匪兵若干。

第一場

时 間：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一個上午。

地 點：山西省文水縣云周西村大廟外。

布 景：左側是廟門和鐘樓一角，大廟殘存戰時痕迹。
護村堰後是村舍。遠處是巍峨的呂梁山。廟門
對面有一棵挺拔的松樹，樹下有一傾倒的破石
碑。

〔幕啟：遠處炮聲隆隆。石羊六在向側幕
的方向呼喊。〕

石羊六 出担架的听着！赶快到場院集合啦！……

〔群眾三三兩兩，携担架過場。玉仙、春花
和婦女們從廟裏出來。〕

玉 仙 快点吧，把軍鞋慰勞品收齊，就交担架隊帶到前
綫上去。

占元嫂 悞不下。

婦女乙 （玩笑地）悞下，就叫她一個人往上送。

占元嫂 送就送，誰象你，一会儿也离不开個家。

〔石三槐兴冲冲地从村外走来。全福后上。〕

石三槐 哈哈，老远就听着唧唧喳喳，原来是女将们出马上陣了。

玉 仙 三槐爷，你上哪儿去了？

石三槐 我不是到区上送信去了，一进大象镇就把我闹糊涂了。

众 人 咋了？

石三槐 满街筒子人，都穿着新衣裳，敲锣打鼓吹喇叭，抬着整猪整羊，挑着蒸饅麻糖。哎？这打着仗谁家还办喜事呀？

妇女丙 是娶媳妇吧？

石三槐 不对，原来是人家村的担架队、慰问队集合上前线。

春 花 那还穿新衣服干吗？

石三槐 人家闹清算，斗倒了地主老财，分下了果实，到前线叫解放军同志们看看，他们翻身过上好日子了。

玉 仙 看人家大象支前够多排场。

妇女甲 咱村的清算咋还不闹呀？

全 福 还闹呢，勾子军过去都不敢离开文水城，眼下一个劲的往咱这边打，清算斗争恐怕……

春 花 人心慌慌的，谁还敢闹。

玉 仙 都象你们那胆子，什么也别干了！

占元嫂 玉仙，咱村里的財主，石廷璞、二寡妇，这陣子可神气多了。

妇女甲 二寡妇說：“你們还鬧清算哪，閻錫山的兵馬一过来，連减租减息的事儿，都得翻騰翻騰。”

玉 仙 二寡妇又敢当众說破坏話了？

妇女乙 不敢明着喊，还不敢暗地里說呀。

石三槐 (对全福) 听見了吧，就連咱們村还有人想和閻錫山一个鍋里掄馬杓呢？他能叫你过安生日子？

玉 仙 不斗倒了老財，他們就不低头。

春 花 三槐爷，胡兰子多会回来？

石三槐 今天就回来。要說胡兰子，在大象鎮可出了名气啦。都夸咱胡兰子能干，发动妇女斗争老財，可长了大本事了。

玉 仙 快走吧，收齐了慰劳品好接胡兰子。

〔妇女們分头跑下。石三槐进入庙內。

〔占元匆匆跑来。

占 元 农会秘书……

〔石五則拿干粉袋、草帽从村里走来。

石五則 我在这儿。担架还没齐？悞下事，村长回来是批評你們还是批評我？

占 元 催了几遍了，有人听說要鬧清算斗争跟老財算賬，怕悞下分土地，都不想去。

石五則 八字還沒一撇呢，倒想分東西了，眼下支前要緊，快催人走。

占元 有些人還好說，象石大成那號鬼，叫了兩三趟了，就是不走。

〔石羊六上。〕

石五則 石大成又吊蛋了？把他給我提溜來！

占元 有你的話就行。（欲走。）

石羊六 占元，（向石五則）咋叫石大成出担架？

石五則 他怎么了？

石羊六 兵痞流氓，還能去支前運傷員？

占元 那小子頭頂長瘡，腳底板流膿，壞透了，不能叫他出担架。

石五則 有我帶隊，吓死他也不敢吊蛋。

石羊六 哎，咋你要帶隊？

石五則 （不理）占元，還發啥楞？催人去呀！

〔占元跑下。〕

石羊六 五則大叔！五則大叔！……

石五則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

石羊六 這是我們民兵的事嘛。

石三槐 （由廟內走出）五則，前綫急等担架哪，你咋還不打发走呀？

石五則 担架就齊了，我要帶上去，他非要去。

石羊六 就鬧清算了，農會秘書還能離開村子？

石三槐 对。

石五则 三槐叔，你咋听他的。

石羊六 支前是我們民兵的差使嘛！

石三槐 別爭了，我碰見照芳了。

石羊六 村长怎么說？

石三槐 他叫占元帶上去。

石羊六 叫占元帶隊？

石五則 支前大事，沒有个象样的干部帶着还行？（向石羊六）別耽擱事了，你快給集合人吧。（進廟。）

石三槐 五則，五則，你可不能去啊！

石羊六 三槐爺，你說……

石三槐 村长有令，別不高兴，先把担架打发走，你央求我也不頂用，走吧，小伙子。（笑着走去。）

石羊六 （不悅地喊着）出担架的，都到村西口場院集合啦！（欲走，听到占元声停住。）

〔占元推石大成上。〕

占 元 快走。

石大成 你干什么！

占 元 叫你出担架。

石大成 你們也太难为人了，不管死牲口活牲口，就硬往車上套啊？

石羊六 石大成，你送什么凉腔？

石大成 （一驚，滿脸堆笑）隊長，我这腰疼的病又犯了，

担架我可抬不动啊！

占元 你少装蒜！

石大成 我对天起誓……

石羊六 算了，想去也不要你。

石大成 好，好。（欲走。）

石羊六 石大成，你在村里要不老老实实的，你可小心着点！

石大成 是，是。

石羊六 占元，走。

占元 石五则叫他……

石羊六 走吧。

〔占元随石羊六下。〕

〔石大成见他们走远，狠狠地唾了一口。〕

石大成 他妈的！（听后边有人，一惊！见是石廷璞）……

石大爷……

石廷璞 （低声地）走开，不看这是什么地方。到我家去。

〔石大成顺从地走去。〕

〔石廷璞装出拾粪的样子，偷看四外无人，走到庙门朝里窥视。〕

〔二寡妇拿着军鞋走来。〕

二寡妇 哼！

石廷璞 （一惊）……段二家的，你探他的口气怎么样？

二寡妇 正巧，段占喜逼着他要账，不还账就拉他区上打

官司，他怕跟段占喜跑买卖的事鬧出去，見我就要借一百二十块現洋。錢帶着沒有？

石廷璞 他要錢就好办。（掏錢。）

二寡婦 昨黑夜还跟我說的好好的，清算的时候招护我，今儿一早就变卦了。

石廷璞 变卦了？

二寡婦 他要带担架队躲上走，还不是怕跟上咱們落嫌疑。

石廷璞 不能让他走哇，他就在庙里，快去。

二寡婦 我比你着急呢。（进庙。）

〔刘鎖在他們說話时走来，被石廷璞发现。〕

石廷璞 刘鎖，你干什么来了？

刘 鎖 （胆怯地）我給担架队送条绳子去。

石廷璞 你刚才听见什么了？

刘 鎖 我甚也沒听见。

石廷璞 好。走，到我家去，我有事跟你說。

刘 鎖 財主……我……

石廷璞 （硬拉刘鎖）走、走！

〔石廷璞用力过猛，刘鎖掙脫，石廷璞摔倒，怒火上升，爬起欲打刘鎖。刘鎖跑下。石廷璞正欲追赶，忽听到刘胡兰的歌声，慌忙躲下。〕

〔刘胡兰戴草帽，提小包，唱着“青天呀蓝

天，这样蓝的天……”的歌子，輕快地走上
来。她跑上护村堰，兴奋地朝村子环視之
后，往庙上走。

〔玉仙扛慰劳品上。〕

玉 仙 哎呀！胡兰子！（朝远处喊）春花姐快来呀！胡
兰子回来了。你咋悄悄地就回来了？

刘胡兰 还用敲鑼打鼓的呀！

玉 仙 可把你盼回来了，三槐爷說你在大象搞土改試
点，可长大本事了。

刘胡兰 別听三槐爷的。咱村的軍鞋慰劳品都收齐了？

玉 仙 咱村不落后。

刘胡兰 有你这个女将领导还差的了？

〔玉仙推刘胡兰，二人要笑。春花提軍鞋
上。〕

春 花 胡兰子！

刘胡兰 春花姐。（迎上去接軍鞋。）

春 花 我們正說接你去呢。

〔妇女們抱軍鞋慰劳品走来，見到刘胡兰，
都热情地围攏上来和她互相問候。〕

众 人 胡兰子，快說說大象的事，給我們說說打仗的
事。

刘胡兰 今天咱又打了个胜仗，文水城的勾子軍出来破
坏停战，叫咱消灭了。活捉了一个团长，两个营

长，沒跑回几个去。

春花 他为什么破坏停战？

刘胡兰 那天王县长給我們讲，蔣介石、閻錫山跟咱讲和，是八路軍、老百姓逼出来的。

众 人 逼出来的？

刘胡兰 全国老百姓要和平，八路軍要和平，他們見势不好，就說假話，騙人說：“和就和”。接着就派飞机請毛主席到重庆。

众 人 重庆？

刘胡兰 蔣介石住的地方。为了和平，毛主席就去了。就在讲和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帮着蔣介石偷偷地把他的軍队运到咱解放区边边上来，打咱們，搶咱的胜利果实。

妇女甲 这个老不死的，去年日本人叫咱打跑了，今年他又勾搭上美帝国主义搶咱来了。

刘胡兰 毛主席去年就說了。

众 人 去年說什么了？

刘胡兰 毛主席說呀：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結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該由誰摘？这要問問桃树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

妇女甲 他凭什么摘？

刘胡兰 他說我是地主，你們是农奴，我不許你們摘。

妇女乙 那我們也說，不許他摘。

玉 仙 树是我們栽的，水是我們挑的，胜利果实是我們的。

刘胡兰 对，我們要保住胜利果实，就得前方打蔣介石、閻錫山，后方鬧好土改斗爭，发动群众斗倒地主老財，把他們的土地財產分給种地的人，先是穷苦戶。

〔春花媽、全福大娘叫着玉仙走来。刘胡兰迎上去招呼。

全福大娘 哎呀！胡兰子回来了。
春 花 媽

全福大娘 玉仙，这是二十个鸡蛋、一双軍鞋，給我記上。

玉 仙 噯。

春花媽 春花，把媽这双鞋給写上。

春 花 媽，交給占元嫂。

占元嫂 給我吧。哎，你們快看看这两个老人做的鞋多好。

〔众围看夸奖，二寡妇从庙里出来，把鞋倫放在第二組的鞋堆里。

二寡妇 組長，我的鞋可放进去了。哟，胡兰子回来了。

〔刘胡兰警惕地注視着二寡妇。

占元嫂 好。春花，我們組的都齐了，你給記上。

刘胡兰 玉仙，一百双军鞋都齐了？

玉 仙 收齐了。

刘胡兰 都看过了？

春 花 看过了。

刘胡兰 还是查看查看再记。

二寡妇 还查看什么，咱们云周西的妇女一个赛一个的“进步”，一个赛一个的“提高”，一个赛一个的“胜利”！

玉 仙 就你话多。

〔刘胡兰、玉仙查看军鞋。〕

刘胡兰 占元嫂，这双鞋是谁交的？

占元嫂 （惊讶地）啊！？这鞋……

刘胡兰 你们看，一针能跳二寸远，一双鞋没有四两重。

二寡妇 哎呀……啧啧啧……真是的……

〔刘胡兰观察二寡妇。〕

妇女乙 我们组可没这号鞋！

妇女丙 哪个烂下手的做的？

全福大娘 我的鞋你们可看见了，那是叮当响的踢倒山。

春花妈 我的鞋上秤也掉不下斤半。

妇女乙 （向占元嫂）你收鞋为啥不看看？

占元嫂 我都看了，就是……

〔石五则从庙里走出。〕

石五则 吵什么呢？胡兰子回来了。